

Monday, 6<sup>th</sup> April at 9pm on BBC Four & iPlayer

BBC  
FOUR

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WITH MICHAEL WOOD

# 杜甫很忙 这次是出国“会见”甘道夫

## 如果没有元稹,或许杜甫会被人遗忘



近日,正当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之际,英国BBC电视台第四频道推出了一部59分钟时长的电视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此片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主持,电影《魔戒》中甘道夫的扮演者、英国国宝级演员伊恩·麦克莱恩也在片中倾情出镜,以他最地道的莎翁腔英语朗诵了杜甫的15首诗。

尽管BBC的这部片子在质量上稍有瑕疵,对杜甫诗歌的呈现也不尽立体,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能以朴素客观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化中少有的“悲悯情怀”以及“普世价值”,这就已经显得不落俗套了。

其实对于杜甫而言,普通的中国读者也未必了解得足够深入。有人说,如果没有那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元稹,诗圣杜甫或许会被后人遗忘——

杜甫描绘社会现实的风格达到了大唐诗歌的又一顶峰,然而他本人在落魄中死掉了,临终前的遗愿也很简单:希望落叶归根。

如此简单的遗愿对于杜甫的儿子来说却非常困难,因为他没有能力将父亲的遗骨带回老家安葬,他只能将遗愿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杜嗣业。

那一年,一代诗圣已经去世43年了。杜嗣业背着爷爷的遗骨从湖南耒阳出发,艰难地向祖籍前进。本不富裕的身家随着行程消耗干净,一路形同乞

讨,跌跌撞撞走到了湖北江陵。此时,元稹正在那里为官。

杜嗣业看过元稹的新乐府诗,发现后者与爷爷一样关心社会现实,于是灵机一动想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志铭。他非常有底气,杜嗣业在背负杜甫遗骨的同时还随身带着杜甫的诗稿。

元稹在此前知不知道有杜甫这样一个人无从考证,但见到杜嗣业之后,他确实了解了杜甫的伟大。于是《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诞生了,洋洋千字是元与杜的隔空对话,内容的独特见解让杜甫被主流诗坛所重视,现实主义诗歌被提高到了一个档次。大家忽然又惊讶地发现世上竟然有如此关注民生苦难的诗人,韩愈感叹道: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

所以说元稹重新挖掘了杜甫一点也不夸张,没有他,杜甫或许于晚些时候还会绽放光芒,但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什么时候被接受就不好说了。

## 国人读懂杜诗也并不容易

施蛰存晚年创作的《唐诗百话》是一本具有很强生命力的经典著作。他在书中写道:“李、杜二人都写了大量诗篇,李有诗一千首,杜甫诗一千四百首。选诗的人,常感到从他们二人的诗集中要选几首代表作,很不容易……我现在选讲唐诗,对李、杜二家,同样也感到难于选材……因此作了硬性规定,每人精简到十首。”

在《唐诗百话》中,施先生讲解的第一首杜诗是《哀江头》。其诗的前两句是:“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诗的最后两句是:“黄昏胡骑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施蛰存在书中写道:

这最后一句,也有不同的文本。句尾三字,有的作“忘南北”,有的作“往城北”,同样都表现迷路之意。

但历来注释者有不同的讲法。有的说杜甫家住城南,故“欲往城南”。因为肃宗即位于灵武,而灵武在长安之北。杜甫渴想到灵武去,故“望城北”。近人陈寅恪说:“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官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者多不得其解,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谓向为望’为释。殊少陵以思欲归家而犹回望官阙为言,隐示其眷念退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元白诗笺证稿》)这两种讲法,都以“望”为看望。

把“望”字讲作“向”字,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出的。这些不同的讲法,都由于没有找出杜甫用字的来历,把一个比喻句误认为实写的叙事句了。

朱鹤龄引用曹植《吁嗟篇》的两句

作注:“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见《杜诗详注》)这才掘出了杜甫用“南北”二字的依据。可知它与家住城南没有关系。

此外,杜甫自己也有两句同样意义的诗:“过客径须愁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二)。又,《贤首楞伽经》是六朝人译的佛经,其中有句云:“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感南为北。”这是印度哲人与中国学者同样用迷失方向来比喻一个人在学术上走错了路。

在文章中施老这样感慨:

这首诗并不很艰深,也没有隐晦的辞句。一千多年来,读杜诗者都认为是好诗。在北宋初期,文艺批评家已肯定他的诗是“诗史”,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历史。这个称号,已经写进《新唐书》的《杜甫传》,成为定评了。

但是,我讲这首传诵已久的浅显的诗,还能提出几处与前人不同的解释。这就说明,我们对古代诗歌的了解,并非简单的事。

在这篇文章中,施老还谈到了宋人沈括对杜甫的误解——杜甫写过一首《古柏行》,描写一株古柏树。诗句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批评这两句诗不对。他用数学观念来理解这两句诗,就说这株古柏太细长了。

施蛰存说:杜甫的本意不过形容树之高大,他不会运用数学的准确性。我们用“以意逆志”的方法读这两句诗,就知道这是夸张手法,也决不会给这棵树推算体积比例。

## 杜甫画像的模特是蒋兆和本人

1952年,周恩来总理收到莫斯科大学来函,希望中方提供素材,以完成大礼堂的世界各国科学家拼贴像。周恩来总理指示:“画历史人物,找蒋兆和。”

蒋兆和(1904—1986)出生在四川泸州,是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当时,蒋兆和的人物画艺术造诣已经很高。从那时起,蒋兆和先后以当时的科学家为模特,创作了李时珍、祖冲之、刘徽、张衡、张仲景、僧一行、孙思邈、郭守敬等古代人物的画像。

在这一系列古人像中,1959年创作的《杜甫像》最深入人心的。而杜甫画像的模特就是蒋兆和本人。

蒋兆和本人的生活,一直以来都贫困奔波,1904年,他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贫困的书香世家,家境贫寒,从小跟着父亲学诗文和字画,10岁就画起了人物像。16岁开始,他辗转于多地谋生,给百货公司画各类广告画。

1927年,23岁的蒋兆和遇到32岁的徐悲鸿,两人一见如故,在徐悲鸿的建议下,蒋兆和的人物水墨画彻底转向写实主义。蒋兆和画中的人,是黄浦江畔的黄包车夫,城里捡破烂的老人,算命的盲人或者被迫让孩子去卖唱的父亲。他最著名的一幅画,是1937年作的《流民图》。当代画家陈丹青认为民国至今的人物群像画,没有任何一件可以与《流民图》相提并论。

蒋兆和曾经说:“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感想?作何所求?”

蒋兆和想到的出路,就是真实地记录。生灵涂炭,无从哀告,只能寄于写实,杜甫的诗也是如此。

蒋兆和画的杜甫,骨骼瘦削、傲然孤寂,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杜甫本人无疑。能画出如此契合的古人肖像,大概绝非偶然的灵感,也不只是画功的深厚,更多是对杜甫有着很深的理解。

作好画,看透人。蒋兆和所画杜甫和他本人相像,与其说是鼻眼眉目切实的相像,不如说,是加注了对命运遭遇和对世情灾难的理解后,画家本人与诗人杜甫的神似罢了。

(本报综合)

